

世象杂谈

本文的题目，是近日某市的一条“新闻”——该市搞群众健身运动，“干部队”的一场足球赛，作为热身动员。市长参加了某局的一队，结果连进四球，官方立马宣布，“x市长以出众的球技，在比赛中独中四元！”

市长有没有“出众的球技”，我们不知道，但官方刷出的一张球场照片，却告诉我们，市长连短裤都没换，穿着长裤，卷了一下裤腿，就这样上了“场”。于是舆论之间，也有问的，说是“独中四元”，你守了门没有？当然也有人说，既然是“干部队”，又怎敢去扑市长的“射门”？自然还有更多的叹息，说那个“兴高采烈”的“欢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市长进了四个球”，却让我想起了曾为小吏的我，40年前与县长（现在也是县级市啦）下棋的往事——县长是个大好人，但更是“臭棋篓子”，而且天天速人与他对弈，作为县委书记跟班秘书的我，当然不能幸免。与县长下棋，那是不能杀他片甲不留的呀，十盘中必有九盘要“输”给他，让他“独中四元”。更要命的是，与县长下棋，还不能明显地“放水”，不能轻易地“输棋”，要给足他面子呀。于是故作拼搏奋战，故作绞尽脑汁，故作真的“输”了，否则

前不久，在景色秀美、林木葱郁的苏州南园宾馆开会，午休时当我拿出自己增订新版的《中国艺术通史》请钱谷融教授题字时，钱老以苍劲的笔力写了“业精于勤”。这天正是我59岁的生日，钱老作为一位95岁高寿的前辈为后辈题字，亦是对我的勉励。

生日，是每个人生命的节日与人生的驿站。按照做虚不做实的民俗，亲戚朋友及学生们想为我的59岁生日热闹地操办一下，但我觉得还是低调节俭为好，仅是和我93岁的老母及姐妹们一起喝了寿庆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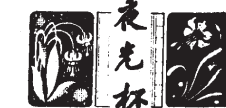
鲜红的蜡烛点燃了，让我真实地体验到了生命的光泽和人生的质感，使我

对往昔的生活充满了缅怀，从而与今后的岁月相牵手同行。记得孔子曾自述：“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想不到他的这一人生历程成为我们共同的人生认知。“耳顺”之年，亦是花甲之年。而“耳顺”按传统的解释，即是能听懂别人的话，懂得他的真意。但我想却是在经历了六十年的人生沧桑和各种境遇后，对别人的话无论是讲好话还是坏话，一概当作顺耳之话来听，从而反映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胸怀与气度、雅量与淡泊，这亦是一种“风雨过后见彩虹”的姿态和“何处惹尘埃”的超脱。

作为一种生命的形态和生活的旅程，“耳顺”似乎应是坦荡潇洒、随遇而安的状况。“花甲”似乎则是珍惜年华、享受阳光的时段。但这一切对我来讲，并没有特别在意，岁月依然每年轮回。我们“50后”当年也有“致青春”的激情与憧憬，也有“蹉跎岁月”的茫然与失落，也有“人到中年”的烦恼与无奈。唯其如此，我们的认同感是深切的，生活观是豁达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做宏大叙事，而是想说我们所承受的风风雨雨，我们所经历的沟沟坎坎，尽管已成了时光的碎片和记忆的花絮，但凸显的却是“人生贵得意适尔”。

从“少年弟子江湖老”到“江湖夜雨十年灯”，从“人生识字忧患始”到“人间何物是穷通”，我亦不再顾及，也不去多想。在我的生地平线上，我憧憬和享受的是过程。在我的岁月旅途中，我珍惜和看重的是达观。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向往，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心愿。记得程十发先生当年过七十大寿时，我向他贺寿，他幽默地讲：“过生日是高兴又遗憾的，毕竟是大了一岁。我真眼热（羡慕）你们年轻人，而我们岁数大了，有些事已力不从心了。”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的确是边缘化了，但我们依然会忠实地履行我们的职责，让平淡的日子依然保留一份亮色，让悠长的岁月还是保存一份率真。我很欣赏宋代无门禅师的一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耳顺”之后，应当是拥有这份“好时节”的心情了。

是的，人生之途，实际上就是行走。如果说以前行走的脚步有些匆忙，有些来不及欣赏途中的风光。那么“耳顺”之后，这种行走的脚步应当是从容而淡定了。我期待着那种“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的散淡，亦向往着那种“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的闲适。



更有可能惹恼他。直到今天，老县长（后来真的当了市长）早已退了下来，还没有醒悟过来，碰到我还要讲当年棋盘上的过五关斩六将，“连中数元”的辉煌呢……

与县长下棋的“十有九输”，与今天市长的“进四个球”，其实大同小异，道理不难看穿。这种官场上常见的上下关系，这种仕途里司空见惯的“抬轿子”，甚至“马屁经”，说到深处，是一种人身依附，那可是中国官僚政治两千年来留下的习气呵，所以也不必奇怪。

市长进了四个球？

司马心

当然市长进几个球也好，县长杀一个小吏九盘棋也罢，其实并不是大事，官场中真正的“轿子”，恐怕并不在球场上和棋盘边——我有一位好友，现在做了某市的常务副市长，我去那里之时，恰好他履新升官。到达的第一天，他就引我去看他新装修的市长办公室，那里头赫然一间大卧室，里面竟有大床伺候。市长于是问我，这样的“办公室”，我敢进去吗？“他们究竟是要干什么”——现在舆论之间，网络之上，对于领导干部办公室里的“卧室问题”和“大床问题”反感甚烈、质问甚多，多以为为市长们“究竟要干什么”？其实

前，至少在这个市，“市长”并不要那个大床，是“他们”抬的“轿子”，而“他们”，其实也是按“规格”、“照‘惯例’”在张罗呀！

“办公室里的大床”，市长不去睡就是了，但还有因为那一顶顶的“轿子”，而把市长吓跑的——我的另一位好友，新任某市（离那个市长连进四球的市不远）市长四个月后，跑到上海来看我，说是“吓死了”。什么东西“吓死”了一个“市长”呢？说是“孝敬”的人实在太多，“晚上来坐一下”，走了以后，连家里的沙发上，垫缝里都塞着“一点心意”！不拿，交出去，将不为“规则”所容，“拿吧，要杀头”，只好走路。这位市长，后来挂印封金，去了省城一个“清水衙门”，又后来回了北京，成了当今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终于未被“轿子”所误，终于平安落地啦，总算没有重蹈前三任市长坐牢甚至杀头的覆辙！

“轿子”问题，是官风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一股“奢靡之风”。所以小至“市长独中四元”，大至“市长办公室里的大床”，极致至“吓跑了市长”，恐怕也不能把账全算在“市长”头上，我们理当反思其中深层的文化陋习——当然也会有有识之士说，这些毛病，“根子”还在“市长”身上，这当然是一种灼灼之见了，但这又岂是区区一篇杂文可以说清楚的呢。

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我从小对稻草就很熟悉，很有感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穷，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挤在一张大床上睡，所谓大床，不过是几块木板拼成而已。每到冬天，母亲总是要买些稻草铺在褥子下御寒。母亲将买来的成捆稻草，摊在家门口，晒上一整天。傍晚，将稻草抖去灰尘，抱进屋里，铺在床板上。铺草床时，我们几个孩子一边帮母亲铺草，一边兴奋地在床草上翻滚。晒了一整天的稻草，贴在脸上暖烘烘的，这稻草香味，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1968年秋我初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从此便与稻草有了更深情结。那天刚进村口，一眼望去，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草垛，而打麦场上的草垛特大，像一排草房。后来，我们几个知青经常在那草垛边嬉戏玩耍晒太阳。到生产队后不久，我们住进了新房。新房的墙是土垒的，老乡们将碎稻草撒在泥土里，浇上水，用脚踩，踩到泥草混成一体并且发粘时，再将泥土一叉一叉垒成毛坯墙，然后，用铁锹拍打铲削修整。这样的土墙被太阳晒干后，不开裂，很牢固。那些稻草在泥土

翻看着这些栩栩如生

的作品，突然我眼前一亮——作为中国运动钓鱼协会的副主席、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理事长、《中国钓鱼》杂志的名誉主编，我被一个不少人也许可不会注意的作品——《渔夫》所久久吸引，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1926年秋，徐悲鸿在新加坡筹集留欧资费用后回到上海，这是他阔别祖国7年后第一次回祖国。老友，中国现代戏剧泰斗田汉特为他举行了“消寒会”，为他洗尘并祝贺老友回归故土。“消寒会”起自唐代，本为文人雅士冬至之日的聚会，一般与会者为九人，而冬至之日数九，取九九消寒之义。聚会之时，与会者各携毛笔，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随意所适。田汉与徐悲鸿的这次聚会是在深秋初冬之时，当时与会者共九人，所以席间被田汉戏称为“消寒会”。会上老友们把盏举杯，庆祝徐悲鸿7年西游，师从大师，取得

西方写实主义真髓而归。赞赏他是首位将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画技法完美融为一体的中国画家，同时还称赞他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大大改变了过去中国画坛盛行的抄袭仿古之刻板腐朽画风。会后，徐悲鸿创作了



书法 陈佩秋

识。哈佛的“学赵会”正是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的传播和移用。

赵元任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美国官费生之一，与胡适是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在1922年，就给商务印书馆编过《国语留声片课本》，他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和音乐天赋，是天生

哈佛的“学赵风”

顾云卿

的方言学者。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一生中最大快乐，就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为“老乡”。二战后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在德国柏林，他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听了后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终于平安回来了。”

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我从小对稻草就很熟悉，很有感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穷，我们兄弟姊妹五个挤在一张大床上睡，所谓大床，不过是几块木板拼成而已。每到冬天，母亲总是要买些稻草铺在褥子下御寒。母亲将买来的成捆稻草，摊在家门口，晒上一整天。傍晚，将稻草抖去灰尘，抱进屋里，铺在床板上。铺草床时，我们几个孩子一边帮母亲铺草，一边兴奋地在床草上翻滚。晒了一整天的稻草，贴在脸上暖烘烘的，这稻草香味，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1968年秋我初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从此便与稻草有了更深情结。那天刚进村口，一眼望去，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草垛，而打麦场上的草垛特大，像一排草房。后来，我们几个知青经常在那草垛边嬉戏玩耍晒太阳。到生产队后不久，我们住进了新房。新房的墙是土垒的，老乡们将碎稻草撒在泥土里，浇上水，用脚踩，踩到泥草混成一体并且发粘时，再将泥土一叉一叉垒成毛坯墙，然后，用铁锹拍打铲削修整。这样的土墙被太阳晒干后，不开裂，很牢固。那些稻草在泥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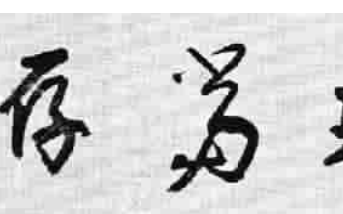
西方写实主义真髓而归。赞赏他是首位将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画技法完美融为一体的中国画家，同时还称赞他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大大改变了过去中国画坛盛行的抄袭仿古之刻板腐朽画风。会后，徐悲鸿创作了

画坛一代宗师徐悲鸿和他的《渔夫图》

万伯翱

《渔夫》。此画堪称中西结合新国画的开山作品、划时代的代表作。在这幅作品中，他改变了以往中国画“以理念作画，以墨为主，以线造型、以书法用笔的千百年不变的传统技法”，可以说具有鲜明写实主义的艺术新风格。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画”从此确立了！

细细品读《渔夫》，颇耐人寻味——笔锋力透纸背，绝妙地描绘出了一老一小两个垂钓者。老者已到花甲之年，几十年的渔樵生活使他的背都累驼了。他赤腿赤脚似在附近垂钓，但也许是在下水田



书法 陈佩秋

这种超人语言能力来自于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掌握了发音的规律。哈佛的“学赵会”，证明了他的科学方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被证明行之有效。

赵元任的学生杨联陞得其真传。1944年元旦，在美国康桥一次清华校友会上，杨仿照赵法，用不同的阴阳上去，念了几十句四言词句作为《新年献词》，让人在迎接抗战胜利之际，获得巨大快慰！你说是文字游戏也好，显摆才华也好，毕竟那要有坚实的

好，显摆才华也好，毕竟那要有坚实的

如此可爱可敬的赵元任，真是“教我如何不想他”！

去粮油等费用后，我几乎不见钱，可稻草倒是分了一大堆。几年里，一同下乡的知青都陆续抽调回城了，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留守在乡下草屋里。我独自躺在暖暖的草垛上晒太阳，仰望天上的白云、远飞的大雁，思念着我的母亲……

1971年秋，我又分了一大堆稻草。在老乡的帮助下，打成捆，装上加长的板车，跟随其他村民一道，拉到几十里外的江边码头卖了，居然卖了30块钱。蹲在满是稻草堆的江边码头，我数着几十张一元一张的纸票，高兴之余感慨起来，插队多年不见分文，如今一下挣到这么多钱，这都是稻草给我的恩惠啊！

时过境迁，如今冬天再也不用垫稻草，但记忆中，我总想起那暖烘烘的稻草香，想起母亲当年跪在床上铺草的情景，想起老队长和那些老乡们，他们普遍得犹如草芥，但在我艰难的人生道路上，他们起到了令人温暖的“牵拉和加固”作用。

在美国听音乐会时，遇上迷恋中国的小伙子，而且是台上钢琴家的儿子。

劳作。他常年头戴一顶竹笠，既遮雨又挡阳。他腰中的烟袋和烟斗，也许就是他唯一的嗜好。你仔细看看大师所绘烟斗，不似富人那般镶嵌玉嵌玉，只不过是普普通通渔人的铜烟嘴和铜烟锅而已。这就是渔翁一辈子的青睐之物，这

又是我们辛勤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代表形象！我们的老渔翁是不爱美吗？没有生活情趣吗？非也！大师笔下那精美的绣有荷花的烟荷包和同样不离身的也绣有花朵的汗巾，证明了渔翁和描云绣花者亦有爱美之心。这精美的纯手工制

品，可以大胆想象是没出场的人物——他精于花红的儿媳的巧手细针之作，也就是对面小渔孙他母亲的悉心之作。这老渔翁在作者的笔下其实也不老，你看他四肢健硕，筋骨硬朗，笑颜开怀。劳动人民是仁者，因此常常高寿呢！

小渔童肯定经常受爷爷柳下河边悉心指导垂钓技，否则不会舌擒大鲤鱼，左执爷爷亲制丈余钓竿，来向爷爷报喜：这条大鱼是我自己擒拿上岸！你不信问问同在岸边的张妈、李婶！大画家不仅画出了鱼尚在左右摇曳、张合嘴唇的动态，更描绘出了孩童稚气灵动而会说话的双

眼。乌黑浓密的头发上妈妈给戴好的草帽，也在跑动中甩到了背后。描绘孩童的线条圆润而富有变化，他漂亮的衣衫在微风中飘拂着。而老爷爷则满心欢喜，胡子都乐开了花，不由得伸出双手，像是要接那条大鱼，又像是想搂抱一下自己聪明能干的孙儿。而这一老一小从身体各部到手中物品，都有着极鲜明的艺术着墨和线条对比，衬托出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年龄差异，这神来之笔只有神仙方能呢！

我国各朝代都有《渔夫》这类作品出现，但如此鲜明生动，刻画入微，并远离山水舟楫来直接表现两代钓者心灵沟通的作品，笔者还没有见过。彼时大师回国心情甚好，这里也寄托了画家内心祈盼多灾多难的祖国早日和睦生财、年年有鱼（余）的美好心愿啊！（下）

生活小记

十日谈

生活小记